

泰語身體部位詞 nâ: 「臉」和 lǎŋ 「背」時空概念構建的認知動因及其前 置詞化現象

盧鑫暉*、Khumsat Teavakorn**、劉豔***、Hasim
Luttamon****

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泰國正大管理學院、泰國華僑崇
聖大學、廣西師範大學

摘要*****

身體是人類最基本的經驗。身體部位在概念化過程中作為最基本的源概念為喚起聯想的人類定位提供了具體的參照點，被用來理解不太具體的概念。

泰語身體部位名詞是一個龐大的詞群，在泰國人認識和理解外部客觀世界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â:

「臉」和 lǎŋ 「背」最為顯著，具有多義性和多重功能性，在構建時空概念過程中運用廣泛，還可以語法化為前置詞發揮著語法功能。本文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內，基於擬人模型、獸身模型以及就寢模型等三種認知模型分析了 nâ: 「臉」和 lǎŋ 「背」構建「上」、「下」、「前」、「後」等空間方位概念的認知過程，並基於概念隱喻中的自我運動隱喻

* 盧鑫暉，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

** Khumsat Teavakorn (泰國)，泰國正大管理學院通識教育部助理教授

*** 劉豔，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人文學院在讀博士

**** Hasim Luttamon (泰國)，廣西師範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 本研究得到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課題資金資助。項目名稱：泰語身體部位詞語法化和概念化的認知研究（項目批准號：2023SJYB0691）。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中謬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責。

和時間運動隱喻分析了泰國人利用對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念的認知動因。最後，從句法形態和語義兩個角度描述身體部位名詞 nâ: 「臉」和 lǎŋ 「背」前置詞化過程中的重新分析和語義演變。本研究旨在通過研究身體部位來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理解世界的方式，並致力於擴充泰語身體部位名詞的相關研究，為泰語研究和泰語教學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身體部位名詞、時空概念、前置詞化、泰語

Cognitive Motiv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Time Concepts of Thai Body Part Words nâ: “Face” and lǎŋ “Back” and Their Prepositionalization Phenomena

Xinhui Lu*, Khumsat Teavakorn**, Yan Liu***, Hasim Luttamo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d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human experience. Body parts serve as the most basic source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conceptualization, providing specific reference points for evoking human positioning and being used to understand less specific concepts.

Thai body part nouns constitute a vast group of words that play an undeniable role in Thai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external objective world. Among them, the Thai body part nouns nâ: “face” and lǎŋ “back” are the most prominent, exhibiting polysemy and multifunctionality.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time concepts and can also play grammatical functions as prepositions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patial orientation concepts such as “up”, “down”, “front” and “back” in nâ: “face” and lǎŋ “back”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on three spatial orientation cognitive frameworks identified as the anthropomorphic model, zoomorphic model and sleeping model.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China

**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General Education,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China (Grant No. 2023SJYB0691).

Thai people using opposing spatial orientation concepts to construct the same time concept, based on the ego-moving and time-moving metaphors. Finally, the reanalysis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body part nouns *nâ*: “face” and *lăŋ* “back” in the process of prepositioning ar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By examining these aspects, the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ai people,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world conceptualization. This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studies on Thai body part noun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ai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s.

Key words: body part nouns, space-time concepts, prepositionalization, Thai

壹、引言

身體是用來理解感知世界的一般工具 (general instrument) (Merleau-Ponty 1945)。De Witte (1948) 也將身體作為連接內在和外在外在的橋樑，如「頭」可以映射至其他概念域，產生新的義項，例如「最高部位」、「冠」或者「高」，也可以用來理解「前部」和「河源」等非身體概念。De Witte 的研究在 Svorou (1994) 和 Heine (1997) 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論證，他們認為非身體概念是在擬人模型 (anthropomorphic model) 和擬獸模型 (zoomorphic model) 的基礎上通過隱喻將身體部位映射到其他相似概念上形成的。此外，身體部位語素 (body part terms) 通過語法化可以演變為其他語法元素 (grammatical elements)，¹ 特別是包括前置詞和後置詞在內的介詞 (adpositions) 範疇，同樣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身體部位語素的語法化問題也在 Heine et al. (1991a/1991b)、Bowden (1992)、Svorou (1994)、Hagège (2010)、Lehmann (2022) 等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討論和證實，他們一致認為身體部位語素是豐富人類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的輸入源，並進一步指出，由於身體部位提供了人類執行身體動作和體驗身體反應的主要手段，因此身體部位自然而然在人類行為和經驗中以及最終在代表人類行為和經驗的語言表達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²

現階段，諸多學者關於身體部位概念化和語法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非洲語系和南島語系展開，而針對泰語身體部位語素的研究還屬於起步階段 (Park 2012; Tawichai 2014; Lu & Park 2019; Yao 2021; Lu & Khumsat 2022)，且大部分停留在身體部位語義表徵或特定身體部位語義轉移的分析上，認知視角下探究概念構建認知動因的理據研究還相對較少，相關研究也主要圍繞概念隱喻或概念轉喻現象的描述和歸納總結上，並未詳細闡述概念形成的認知過程，並未對概念構建過程中出現的變異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基於上述前人研究，本文將從概念化和語法化兩個角度討論泰語

¹ 身體部位語素通過語法化可以演變為多種語法元素，如身體部位語素→反身標記 (reflexive markers) (Amiridze & Leuschner 2002; Evseeva & Salaberri 2018)；身體部位語素→分類詞 (Park 2012; Tawichai 2014; Lu & Park 2019)；身體部位語素→介詞、副詞、從屬詞和人稱代詞 (Gebreyes 2014)；身體部位語素→工具格標記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s)、方位格後綴 (locative suffix) (Sreekumar 2013) 等。

² 在 Heine 與 Kuteva 等學者共同編著的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 一書中，關於與語法類別演變有關的四百多個過程的討論中納入了大約十六個身體部位語素作為語法化源概念的語言範例 (參見 Kouteva et al. 2019)。此外，Heine et al. (1991b: 123ff) 提到，身體部位語素主要語法化為介詞，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名詞也可能演變成人稱代詞，甚至數詞。

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被用作表達空間概念的隱喻載體，從身體部位映射到空間方位概念，又成為表達時間概念的隱喻載體，從空間方位概念映射到時間概念的過程中概念構建的認知心理操作過程。與此同時，本文將針對個體在利用 *nâ*:「臉」和 *lǎŋ*「背」構建空間概念過程中誘發的變異現象和對立的空間概念在時間概念化過程中的一致性展開討論，分析其認知動因。

首先，我們在梳理語料時發現，泰國人會利用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所表達的空間方位可能存在指稱點的差異。*lǎŋ*「背」既可以在例（1）中表達「後」的空間概念，也在例（2）中表達是「上」的空間概念，亦可以在例（3）中表示「下」的空間概念。

- | | | |
|-----|--------------------------|---------------------|
| (1) | <i>Lǎŋ</i>
背→後
房間後 | <i>hō:ŋ</i>
房間 |
| (2) | <i>Lǎŋ</i>
背→上
冰箱上 | <i>tû:jen</i>
冰箱 |
| (3) | <i>Lǎŋ</i>
背→下
封底 | <i>pòk</i>
封面 |

nâ:「臉」在例（4）可以表示「前」的空間概念，也在例（5）中表示「上」的空間概念。

- | | | | | |
|-----|----------------------------------|------------------|-------------------|----------------------|
| (4) | <i>nâ:</i>
臉→前
家前 | <i>bâ:n</i>
家 | | |
| (5) | <i>phrítthaj</i>
胡椒
在粥上撒胡椒 | <i>ro:j</i>
撒 | <i>nâ:</i>
臉→上 | <i>khâ:wtôm</i>
粥 |

在此基礎上，*nâ*:「臉」和 *lǎŋ*「背」還進一步將空間概念作為隱喻載體概念化時間概念。在這一過程中，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前」與「後」概念可以構建同一時間概念域，即 *nâ*:「臉→前」和 *lǎŋ*「背→後」均可

以用來認知或理解未來或尚未到來的時間概念。這與沈家煊(1999:182)所述並不符。他提到,「前表未來、後表過去」源于人類的生理基礎,「前」為正向詞,「後」為負向詞。據此,「前表未來、後表過去」應出現頻率最高,使用面最廣。這與泰語 nâ: 「臉→前」和 lǎŋ 「背→後」概念化時間域的情況並不一致。

我們初步認為,導致了相互對立的空間概念形成同一時間概念可能是因為概念化視角略有不同而造成的。正如例(6)與例(7)所示,nâ: 「前」和 lǎŋ 「後」空間概念與 wan 「天」結合構成表時間概念的複合名詞 wanlǎŋ 「以後」和 wannâ: 「以後」用來表達將來的時間概念。

(6) wan lǎŋ càʔ ma: jîam ʔì:k
天 背→後 助動詞 來 拜訪 再、又
以後再來拜訪。

(7) wan nâ: càʔ ma: jîam ʔì:k
天 臉→前 助動詞 來 拜訪 再、又
以後再來拜訪。

又如例(8)與例(9)所示,nâ: 「前」和 lǎŋ 「後」空間概念與 kʰra:w 「次」或「回」構成複合名詞 kʰra:w lǎŋ 「下次」和 kʰra:w nâ: 「下次」用來表達將來的時間概念。

我們從例(8)與例(9)可以看出,nâ: 「前」和 lǎŋ 「後」即使不與表將來的助動詞 càʔ 共現,也能夠獨立表示將來的時間概念。這似乎說明泰語中 nâ: 「臉→前」和 lǎŋ 「背→後」通過語義擴張,已經充分融入到了時間概念的表達中,使得時間的表達不僅依靠語法時態標記,也依靠 nâ: 「前」和 lǎŋ 「後」所構建的時間概念。

(8) kʰra:w lǎŋ jâ: tʰam bè:pní:
次 背→後 禁止 做 這樣
下次別這樣做。

(9) kʰra:w nâ: jâ: tʰam bè:pní:
次 臉→前 禁止 做 這樣
下次別這樣做。

最後,我們從共時的視角發現身體部位名詞 nâ: 「臉」和 lǎŋ 「背」亦可作為前置詞被廣泛使用。

例(10)中,nâ: 和 lǎŋ 作為名詞,指代身體部位的臉部和背部。

(10) k^hǎw nâ: mǎan p^hô:
 他 臉 像 爸
 他長得像爸爸。

mê: t^hamɲa:n con pùat Lǎŋ
 媽 工作 副詞 疼 背
 媽媽工作到背疼。

例(11)中·nâ:和lǎŋ與無生命(inanimate)物體名詞rót「車」結合·逐漸從自由語素演變成領屬關係式結構的中心語·用於描述物體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領屬關係·並對物體子部位(subpart)進行空間分佈定位·指車輛的不同子部位。³

(11) nân Lǎŋ rót kràʔbàʔ
 坐 後 車 皮卡
 坐皮卡車後面。

tít klô:ŋ nâ: rót:
 安裝 攝像頭 前 車
 安裝車前攝像頭。

例(12)中·nâ:和lǎŋ同樣作為領屬關係式結構的中心語·與處所名詞結合·將處所的空間範圍劃分為具有特定功能或特性的子區域。如

³ 任何語言都有將具有無生命屬性的物體視為人的擬人隱喻(Perekhvalskaya 2011; Lakoff & Johnson 1980)·也就是說·個體會利用身體部位(也可能包括動物的身體)來描述和理解嚴格意義上來說沒有身體的物體。比較常見的擬人隱喻有山是人(A MOUNTAIN IS A PERSON)、房屋是人類身體(HUMAN BODY AS HOUSE)等·上述隱喻都將身體的“解剖結構”概念化為具有無生命屬性的山和房屋的解剖結構。尤其在米斯特克語(Mixtec)和其他奧托-曼格語言(other Oto-Manguean languages)在人類身體部位作為無生命物體的子部分(HUMAN BODY PART AS INANIMATE OBJECT SUBPART)隱喻認知機制的推動下·幾乎所有的身體部位語素都可以用來描述房屋結構框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身體部位與房屋結構的子部位之間跨域映射了所有可能特徵·如 dhó'òvè'è 耳朵+房屋>煙囪·dhíkí vè'è 頭+房屋>天花板/屋頂·núú vè'è 臉+房屋>建築物或物體的前部等。

...之後 結束 學習 助動詞 去 工作 特殊
放學之後，去做兼職。

綜合上述語言現象，本文擬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论框架內，總結歸納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空間概念和時間概念形成的認知機制，探究泰國人利用單一身體部位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以及對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念的體驗認知過程，並討論身體部位詞 *nâ*：「臉」和 *lǎŋ*「背」前置詞化現象，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體系的特殊性，擴充泰語身體部位詞的相關研究，給其他研究者提供參考，為泰語研究和泰語教學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貳、概念化和語法化的相關性

概念是人類通過認知機制形成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的結果。所謂概念化是指發話人或受話人思維意識中概念形成或被啟動的過程。Langacker (1990:2-3) 提出，語義等同於概念化 (meaning is equated with conceptualization)，強調語義不是客觀已定的，而是語言運用者人為地建構出來的 (張繼文 2016)。而語義和語法又是密不可分的，語法是概念內容的結構化，語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語法 (劉晉&秦裕祥 2013)。此外，石毓智 (2006) 認為，概念化是一個民族如何把認識外在世界的成果用詞語固定下來的一種認知行為。人類通過認知能力對外部世界進行概括分類，並把認知的結果用語言形式編碼 (劉晉&秦裕祥 2013)。也就是說，概念化的結果會體現在語言表徵結構上，導致語言表徵結構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與詞語相關的語法行為，致使語言表徵結構的語義發生轉變，其功能發生演變，即所謂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可將其視為是概念化在語言表徵結構上的顯現過程。

Sapir (1921) 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提出人類經驗的具體性是有限的，最豐富的語言資源也是受限的，具有語言使用能力的人類必然需要以具體或半具體的想法為功能仲介，通過隱喻和轉喻等人類認識和理解外在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化認知機制將無數概念放在某些基礎概念之下，以一個具體的概念為參照點來理解不太具體的概念，從最接近人類經驗的概念化域通向更遠的概念域，也就是說具體清晰外形或清晰結構的經驗被用來概念化具有不太清晰外形或不太清晰結構的經驗，以物理經驗來理解非物理經驗，以空間經驗來理解時間經驗，以時間經驗來理解因果，以物理過程或空間關係來理解抽象關係。因此，人類對以前沒有表述方式或需要新的表述方式的概念，通常會利用已經存在的語言形式或結構去表達新概念，構建新義項，創造新的語法運算式 (Heine 1997)，而很少會通過符號主義或構詞的方式去借用或者創造新的概念、義項或語法成分。

不管是概念化還是語法化，其本質是自我中心的（anthropocentric）（Heine 1997）。這種觀念與 Lakoff & Johnson（1999）所主張的「體驗認知（embodiment）」非常相似，以身體和體驗作為衡量和認知周邊事物的標準，以此為根據理解存在於外部環境裡的新事物和抽象性物件。Lim（2008）也提到語言並非是單純依靠聲音形式和意義的對應關係而任意形成的符號體系，而是擁有身體和具備對外部事物進行感受、思考和判斷心智的語言使用主體與外部世界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以體驗為基礎獲得的傳達手段。因此，身體和體驗可以說是概念化的基礎，語言的使用則是概念化的表徵體現。

參、空間與時間概念化的普遍性

人類熟悉其身體。在概念構建的認知過程中，人們所採用的基本認知手段是隱喻，身體則是概念認知的原型，以自己所熟悉的身體部位為參照來認知或感受其他領域的抽象概念，並且傾向於通過身體部位來認知空間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空間方位範疇概念的構建亦是人類最初認知的開始。Goldap（1992）、Svorou（1994）和 Heine（1997）等諸多學者研究表明絕大部分的語言都有利用具體的人類身體部位來表達較為抽象的空間方位概念的現象，並指出「前」、「後」、「上」、「下」、「裡」、「外」等基本空間方位概念的認識絕大多數都源於身體部位，同時這種發展是語言很普遍的演變過程。

在墨西哥猶加敦馬雅語（Yucatec Maya language）、佐齊爾語（Tzotzil language）和冰島語（Icelandic language）等語言中，表達空間方位「後」的概念是從身體部位「背」延伸而來的（Heine 1997；Heine & Kuteva 2003）。庫泊陀語 kúu 「頭」演變形成「在...的上方」，表空間方位「上」的概念，莫雷語 pugha 「肚子」、西非約魯巴語 inú 「腹部」、墨西哥 Valley Zapotec làa'in'y 「胃部」演變形成「在...內」，表空間方位「裡」的概念（Dingemans 2006；Lillehaugen 2004）。此外，Heine（1997）研究非洲語系及南島語系結果顯示，「頭」、「臉」及「肩」常會延伸出「上」的意義，「臀部」、「腳」延伸出「下」的意義，「臉」、「眼睛」、「前額」延伸出「前」的意義，有時「嘴」、「頭」及「肚子」也會發展出「前」的意義，「後」多由「背」發展而來，有時也會由「臀部」、「肛門」發展而來，「裡」大部分由「肚」發展而來，少數由「心」或「手掌」而來。由此可見，由某些身體部位名詞由於蘊含相對位置義，延伸出空間方位概念的概念化途徑在人類語言中是普遍的現象。

在空間方位概念的基礎上，人類會進一步運用方位思維來思考和理解時間等更加抽象的概念。從人類認知客觀時間的順序來看，總是空間域先於抽象的時間域，人類思維的普遍特性是能系統地使用空間概念來隱喻時

間概念(邱湘雲 2012)·人類對空間的認識早於對時間的認識·空間相對而言比時間更具體可感·從語法化的角度來看·身體部位語素語法化為指示空間的詞·後者進一步語法化為時間詞也是普遍的過程·例如·冰島語身體部位名詞 bak「背」語法化為(að) bak(i)「在...後面」·又進一步語法化為 bak(i)「在...後」(bak jól-um「在耶誕節後」)(Heine & Kuteva 2003)·這一過程運用了隱喻策略以空間概念範疇來理解或認知相對抽象時間概念範疇。

肆、nâ:「臉」和 lǎŋ「背」空間方位概念的認知識解

身體是空間方位概念形成的重要概念來源·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通常涉及到一種隱喻轉移和語法化的過程·人體可以是一個模型或來源·這就是所謂的擬人模型(anthrop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8)·也可以參照動物身體·在這種情況下·就使用了擬獸模型(zo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1)·也被稱為牧人模型(pastoralist model)(Svorou 1994:74)·圖1和圖2說明了這兩種模型之間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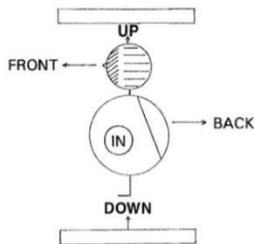


圖 1：擬人模型 (anthropomorphic model) (Heine 199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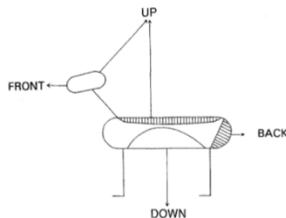


圖 2：擬獸模型 (zoomorphic model) (Heine 1997:41)

如圖 1 和圖 2 所示，基於擬人模型（圖 1），人類的身體部位「背」可以用來構建空間方位「後（back）」，而基於擬獸模型（圖 2），動物的身體部位「背」可以用來構建空間方位「上（up）」。在擬獸模型（圖 2）中，動物的身體部位「頭部」還可以構建空間方位「前（front）」，而在擬人模型（圖 1）中，人類的身體部位「頭部」可以構建空間方位「上（up）」。動物的身體部位「腹部」在擬獸模型（圖 2）中可以構建空間方位「下（down）」，而在擬人模型（圖 1）中人類的身體部位「腹部」可以構建空間方位「裡（in）」。

Heine (1997:40) 提到，擬獸模型（圖 2）從未單獨使用過，如果使用該模型的語言也將使用擬人模型（圖 1）。有些語言基於擬人模型（圖 1），人類的身體部位「頭部」、「肋骨」和「腹部」可以構建「前（front）」、「側（side）」和「裡（in）」等空間方位，而「臀部」則基於擬獸模型（圖 2）可以構建空間方位「後（back）」（Svorou 1994:75）。

本節將圍繞擬人模型和擬獸模型討論泰語身體部位 nâ: 「臉」和 lǎŋ 「背」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

一、lǎŋ 「背」→後（back）

在泰語中，lǎŋ 「背」最初指的是身體部位的背部，但 lǎŋ 「背」並不局限於描述身體部位。泰國人還能通過將 lǎŋ 「背」應用於各種物體、環境和處所中，並基於擬人模型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空間關係，構建了「後（back）」的空間方位概念。

- | | | |
|------|---------------------------|--------------------------|
| (14) | Lǎŋ
背→後
房屋後面 | bâ:n
房屋 |
| (15) | Lǎŋ
背→後
隊伍後面 | t ^h ě:w
隊伍 |
| (16) | Lǎŋ
背→後
車後面 | rót
車 |
| (17) | Lǎŋ
背→後
房間後面 | hō:ŋ
房間 |

二、lǎŋ「背」→上 (up)

在許多文化和語言中，人們常常從觀察動物形態及其行為和習性中汲取靈感，以此來抽象化並構建複雜的概念，其中包括空間方位概念。泰國人借助於對動物的觀察，特別是從動物背部的朝向出發，通過擬獸模型的思維方式，將 lǎŋ「背」擴展到表示「上 (up)」的空間方位概念。

- | | | | |
|------|----------------------------|------------------------------------|-----------------------------|
| (18) | <i>Lǎŋ</i>
背→上
櫃子上面 | tù:
櫃子
櫃子上面 | |
| (19) | <i>Lǎŋ</i>
背→上
冰箱上面 | tù:jen
冰箱
冰箱上面 | |
| (20) | <i>Lǎŋ</i>
背→上
洗衣機上面 | k ^h rúan
機器
洗衣機上面 | sákp ^h â:
洗衣服 |

三、lǎŋ「背」→下 (down)

Lu & Park (2019) 在研究泰語身體部位詞 hǎa「頭」的空間方位概念過程中，提出了一種獨特的角度來理解泰語中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方式，特別是他們提到的就寢模型 (sleeping model) (圖 3)，可以用來構建「下 (down)」的空間方位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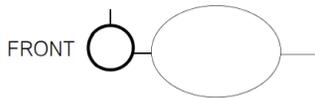


圖 3：就寢模型 (sleeping model) (Lu & Park 2019)

就寢模型與前面提及的擬人模型和擬獸模型都有所不同，就寢模型是基於觀察人類在睡眠狀態時的身體平躺姿態而獲得的體驗認知。在這種模型中，當人類處於平躺姿態時，身體的橫軸成為了定義「上 (up)」和「下 (down)」空間方位的基準，其中臉部的朝向自然與「上 (up)」相對應，而背部的朝向則與「下 (down)」相對應，又或者說，人類處於平躺姿態，與地球水準線平行，個體用肉眼看與地球水準線平行的身體平躺姿態時，

個體所能看到的身體部位為臉部，構建「上 (up)」的空間方位概念，不能看到身體部位為背部，構建「下 (down)」的空間方位概念 (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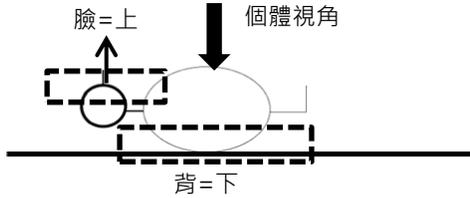


圖 4：就寢模型⁵

泰語身體部位 lǎŋ 「背」空間方位「下 (down)」概念的構建可能涉到就寢模型的運用，這是一個非典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過程。

- (21) pòk lǎŋ
 封面 背→下
 封底

例 (21) pòklǎŋ 指書本的「封底」，書本置於水準的桌面上，類似於人類睡眠狀態時的平躺姿態，人類用眼睛看與地球水準的物體時，人類所看到稱為「上 (up)」，不能看到的將稱為「下 (down)」，類似的認知解同樣在 nâ: 「臉」中也出現。

四、nâ: 「臉」→前 (front)

在泰語中，nâ: 「臉」最初指的是身體部位的臉部。但 nâ: 「臉」並不局限於描述身體部位。泰國人還能通過將 nâ: 「臉」應用於各種物體、環境和處所中，並基於擬人模型的思維方式，被用來構建與身體部位相關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了空間方位「前 (front)」的概念。

- (22) nâ: bà:n
 臉→前 家
 家門前

- (23) nâ: rót
 臉→前 車
 車前

⁵為了方便理解，本圖在 Lu & Park (2019) 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

五、nâ: 「臉」→上 (up)

泰語身體部位 nâ: 「臉」基於就寢模型(圖 4)構建了空間方位「上 (up)」的概念。這也是一種非典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過程。

- (24) phrítthaj ro:j nâ: khâ:wtôm
 胡椒 撒 臉→上 粥
 在粥上撒胡椒粉。
- (25) râ:t nâ:
 澆 臉→上
 澆在上面 (泰國一種麵食)

例 (24) nâ:khâ:wtôm 指代「粥表面上」, 例 (25) râ:tnâ: 指代「在麵食上面澆料」, 人類將粥裝在碗裡, 將面裝盤裡, 置於水準的桌面上, 人類用眼睛看與地球水準的物體時, 人類所看到的稱為「上 (up)」, 不能看到的將稱為「下 (down)」, 構建了「上 (up)」的空間方位概念。

如上所述, 將身體部位名詞用作空間方位的表達方式是泰國人理解和描述空間方位概念的一種基本認知機制。這不僅反映了語言的靈活性和創造力, 也揭示了泰國人通過身體感知來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

伍、nâ: 「前」和 lǎŋ 「後」時間概念的認知識解

時間概念往往借助隱喻加以表徵。人們總是借用較為具體的概念來表徵時間概念, 例如將時間比作金錢或河流。在眾多類型的時間隱喻中, 借助空間概念來隱喻時間概念的頻率最高, 也就是說, 空間概念最常被用來描述時間 (Radden 2003)。

泰國人利用空間方位 nâ: 「前」和 lǎŋ 「後」構建時間概念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前面我們提到, 沈家煊 (1999:182) 認為, 「前」表未來, 「後」表過去源於人類的生理基礎, 「前」為正向詞, 「後」為負向詞。

據此, 「前」表未來, 「後」表過去應為出現頻率最高, 使用面最廣的。但是, 泰語的 nâ: 「前」和 lǎŋ 「後」均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或未來的時間概念。金泓&黃希庭 (2011) 提到空間概念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在人們的視野中, 有三條基本的空間軸線: 前後軸線、上下軸線和左右軸線。人們總是用「前-後」、「上-下」和「左-右」這三個詞來分別描述由這三條軸線所構成的基本方向。前後方向和時間順序的關係與時間運動圖式有關 (Boroditsky 2000; Gentner et al. 2002)。在表徵時間的運動時, 存在兩種隱喻: 自我運動隱喻 (ego-moving) 和時間運動隱喻 (time-moving)。

這種概念化視角逆轉 (perspective reversal) 是導致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前-後」概念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的時間概念的原因。

首先，lǎŋ「後」的時間概念化與時間運動隱喻 (time-moving) 有關。我們可以利用圖 5 來直觀感受空間方位 lǎŋ「後」構建時間概念上的認知心理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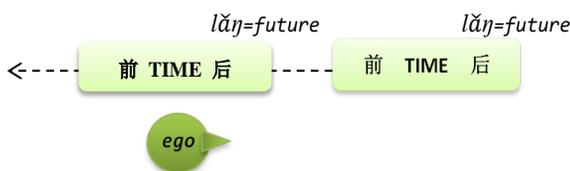


圖 5: lǎŋ「後」表時間概念的 time-moving 圖示

如圖 5，時間被概念化為移動的客體 (TIME IS A MOVING OBJECT)，觀察者 (ego) 處於靜止狀態觀察時間的位移，向觀察者 (ego) 位移的那一面屬於前面，也是最先達到的面，而相對的一面則為後面，是後到達的面，即尚未到達的時間。如例 (26) 中的 khra:w lǎŋ 表示下次，例 (27) 中的 wan lǎ:ŋ 表示以後。⁶

(26) khra:w Lǎŋ jà: tʰam ʔi:k
次 後 禁止 做 再、又
下次別再犯了。

(27) phóp kan mǎj wan Lǎŋ
見 一起 再 天 後
以後再見。

而 nâ:「前」同樣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或者未來的時間概念，是由於在焦點-背景視角逆轉 (figure-ground reversal) 造成的 (Lim 2008)。當焦點 (figure) 和背景 (ground) 發生視角轉換時，原先是靜態存在的

⁶ 關於 lǎŋ「後」用來認知或理解未來的時間概念這一點，Kullavanijaya (2003) 有著不一樣的解讀。Kullavanijaya 提到如果說話者站立時臉與移動的時間相同，並且時間從的說話者背後移動，說話者看到的時間一定是經過自己並在自己之前的時間，說話者背後的時間是看不見的，將其稱為未來。

觀察者 (ego) 成為移動的焦點，而移動的時間則成為靜態背景，觀察者在由過去和未來連結的時間軸上向未來的方向移動，如圖 6 所示。例 (28) 中的 *duannâ*：表示下個月，例 (29) 中的 *pi:nâ*：表示明年，例 (30) 中的 *sàpda:nâ*：表示下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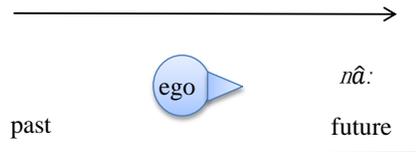


圖 6: *nâ*：表時間概念的 ego-moving 圖示

- (28) *duan nâ: raw cà? paj chianmàj*
 月 前 我 助動詞 去 清邁
 下個月我要去清邁。
- (29) *lû:kcha:j cà? klàp ma: thaj pi: nâ:*
 兒子 助動詞 回 來 泰國 年 前
 兒子明年要會泰國。
- (30) *sàpda: nâ: mi: rian ?a:ca:n sòm c^ha:j*
 周 前 有 學習 老師 頌差
 下周有頌差老師的課。

如上所述，泰語 *nâ*：「前」和 *lăj*「後」將空間概念作為隱喻載體概念化時間概念。在這一過程中，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前」與「後」概念可以構建同一時間概念域，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的未來時間概念，這是人們在概念化過程中識解視角逆轉造成，*lăj*「後」表將來的時間概念是基於 time-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而 *nâ*：「前」則是在 ego-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

陸、nâ:「臉」和 lǎŋ「背」的前置詞化

前置詞化 (prepositionalization) 是名詞性詞類到前置詞的轉換過程。泰語是孤立語，大部分的高頻基礎詞彙以單音節語素為主，缺乏形態的變化，句中詞序的變化能表達不同的語法意義。因此，泰語前置詞往往會和具有具體含義的源語素共存，通過句中詞序的變化，重新獲得新的結構。Heine & Reh (1984) 稱之為組構成分內部的重新分析 (constituent-internal reanalysis)，即語言的表層結構不變，但由於某種原因，其內部構造的邊界被重新劃分。從共時的角度出發，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的實詞性特徵和前置詞性特徵共存，逐步形成多重功能詞，並表達不同的含義。

例(31)作為表達身體部位臉和背的一個名詞，nâ:「臉」和 lǎŋ「背」具有名詞所具有的全部特徵，可以充當句子的主語和賓語。

- (31) kʰǎw **nâ:** mǔan pʰǔ:
 他 **臉** 像 爸
 他長得像爸爸。
- mê: tʰamɲa:n con pùat **Lǎŋ**
 媽 工作 副詞 疼 **背**
 媽媽工作到背疼。

nâ:「臉」和 lǎŋ「背」也可以充當名詞短語的中心語，用於描述物體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領屬關係，對物體子部位進行空間分佈定位。例(32)指車輛的不同子部位，分別表示車前部和車後部。

- (32) tít klǐ:ŋ **nâ:** rót
 安裝 攝像頭 **前** 車
 安裝車前攝像頭。
- nân **Lǎŋ** rót kràʔ bàʔ
 坐 **後** 車 皮卡
 坐皮卡車後面。

例(33) nâ:和 lǎŋ與處所名詞結合，構成中定結構 nâ:+ N-LOC 和 lǎŋ+N-LOC，作為領屬結構的中心語保留著名詞性特徵 (nominal characteristics)，逐漸失去原有的名詞詞義，具備對處所的特定子區域進行定位功能，nâ:和 lǎŋ將 N-LOC 的空間範圍劃分為特定的子區域，指

緊挨處所前或者後的區域。nâ:bâ:n 指家的前面區域，lǎŋbâ:n 指家的後部區域。

(33) **nâ:** **bâ:n** **mi:** **tôn máj**
 前 **家** **有** **樹**
 家門口有樹。

Lǎŋ **bâ:n** **mi:** **sǔ:an** **p^hàk**
 後 **家** **有** **園** **菜**
 家後面有菜園。

例 (34) V+nâ:+ N-LOC 和 V+lǎŋ+N-LOC 中 nâ: 和 lǎŋ 已經失去了名詞性特徵，置於處所名詞前，構成介詞短語修飾動詞，作為參照某事物的地標，指出了火車站相對於學校的具體位置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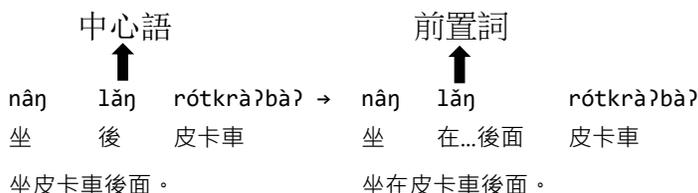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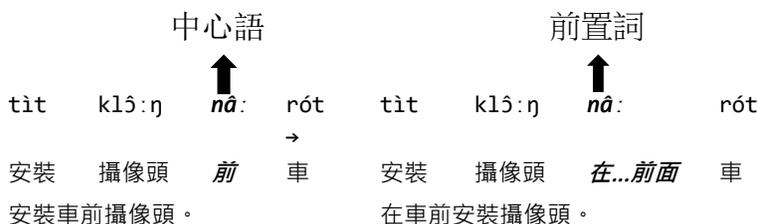
(34) **sà?t^hǎ:ni:** **rótfaj** **jù:** **nâ:** **ro:ŋ rian**
 站 **火車** **在** **前**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前面。

sà?t^hǎ:ni: **rótfaj** **jù:** **Lǎŋ** **ro:ŋ rian**
 站 **火車** **在** **後**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後面。

通過對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的前置詞化的過程考察，我們有以下總結。

第一、句法形態方面，nâ:「臉」和 lǎŋ「背」從名詞到前置詞的變化過程與 Heine et al. (1991b) 所提的一致，即名詞 (noun) → 領屬結構的中心語 (head of genitive construction) → 置詞 (adposition)。在這一過程中，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發生了組構成分內部的重新分析。Heine et al. (1991b) 認為，上述句法形態上的演變是在物體域到空間域的轉換下觸發的。⁷因此，nâ:「臉」和 lǎŋ「背」的前置詞化是從 (33) 階段開始從名詞短語被重新分析為前置詞短語。

⁷ 句法位置的改變和詞義變化是詞彙語法化過程中兩個基本而又互為依存的條件，許多實詞的語法化過程都是這兩個方面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二、語義演變方面，nâ: 「臉」和 lǎŋ 「背」從身體部位到「前」和「後」的空間概念時，最先指代的是身體部位，然後再擴展到表示無生命物體的前面或者後面區域，緊接著指代緊鄰該物體的區域，最後表示與該物體相鄰但分離的空間。因此，語義的演化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Heine 1997: 44)。

從身體部位到空間概念(四階段場景)

第一階段:人體的某個區域(a region of the human body)→例(31)

第二階段:(無生命)物體的一個區域(a region of an (inanimate) object)→例(32)

第三階段:與物體接觸的區域(a region in contact with an object)→例(33)

第四階段:與物體分離的區域(a region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例(34)

以身體部位 lǎŋ 「背」為例，其從身體部位向空間區域轉變的場景可以參照圖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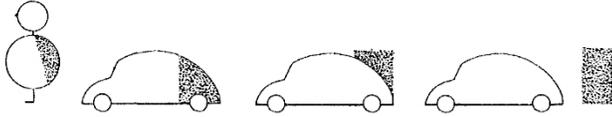


圖 7: 從身體部位向空間區域的概念轉變的場景 (Heine 1997: 44)

第三、語言是現實的編碼體系，首先將混沌、連續的現實現象進行分析概括，轉化為概念性的語義，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工，抽象化為語法形式。一個概念向另一個概念的轉移，也會影響用於該表達的詞彙類型的狀態。當物體範疇中的一個項被用來概念化空間範疇中的一個項時，就會觸發名詞性詞彙到副詞性詞彙（副詞或附置詞）的語言演變。泰語 *nā*:「臉」和 *lǎŋ*「背」從名詞到前置詞「在...前面」和「在...後面」的語法化符合實詞虛化為語法成分的一般規律，也符合一詞多義（polysemous）發展的規律，反映了人們在客觀世界中的體驗的不斷發展和對周圍世界的深入思考，也反映了認知語言學中的經濟原則和省力原則，提高語言符號的使用效率，使用更少的符號表達更加豐富的內容。

柒、結論

本文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论框架內，我們討論了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ā*:「臉」和 *lǎŋ*「背」時空概念形成的認知機制，探討了泰國人利用單一身體部位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以及對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念的體驗認知過程，並針對身體部位詞 *nā*:「臉」和 *lǎŋ*「背」前置詞化現象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首先，泰國人利用 *nā*:「臉」構建「前」、「上」和利用 *lǎŋ*「背」構建「後」、「上」、「上」等空間方位概念的過程中，同時運用了三種認知模型，包括擬人模型、擬獸模型以及就寢模型，人們通過隱喻將身體部位映射至空間方位概念，*nā*:「臉」和 *lǎŋ*「背」都可以用來構建多維度空間概念。其次，我們還分析了 *nā*:「前」和 *lǎŋ*「後」作為對立的兩個空間域概念化時間域過程中出現一致現象，並探討了其發生的認知動因，其中 *lǎŋ*「後」表將來的時間概念是基於 time-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而 *nā*:「前」則是在 ego-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同一概念在人們概念化視角的逆轉造成了不同的語言表徵結構。最後，我們從句法形態和語義演變兩個角度，討論 *nā*:「臉」和 *lǎŋ*「背」前置詞化現象進行了討論。通過綜合相關文獻資料發現，該類型的語法化過程是非常普遍的，當 *nā*:和 *lǎŋ* 物體範疇中的一個項被用來概念化空間範疇中的一

個項時，就會觸發名詞性詞彙到前置詞的語言演變，所以，從名詞 nâ: 和 lǎŋ 到前置詞「在...前面」和「在...後面」的演變符合實詞虛化為語法成分的一般規律，也符合一詞多義發展的規律。

總而言之，身體是最基本的人類經驗，為喚起聯想的人類定位提供了「具體」的參照點，往往被用來理解不太具體的概念。而泰語的身體部位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詞群，具有多義性和多重功能性。除了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â:「臉」和 lǎŋ「背」之外，還有眾多基於身體部位構建的有趣語言現象還待發掘。我們希望通過本研究來擴充泰語身體部位詞的相關研究，給其他研究者提供參考，為泰語研究和泰語教學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通過研究身體部位來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理解世界的方式。

參考文獻

- 金泓、黃希庭。〈時空隱喻研究的新問題：時間表征的左右方向性〉·《心理科學進展》·2012年9月·頁1364-71。
- 劉晉、秦裕祥。〈試論概念化的認知心理機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9月·頁274-78。
- 石毓智。《語法的概念基礎》·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邱湘雲。〈漢語身體動詞義素分析-以「眼,口,手,足」語義子場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2012年6月·頁25-55。
- 張繼文。〈語言形式,語義與概念框架的認知關聯〉·《現代語言學》,2024年1月·頁228-35。
- Amiridze, Nino, Torsten, Leuschner. "Body-part nouns as a source of reflexives: towards a grammaticalization account of Georgian tav-'head'." *STUF-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vol.55, no.3, 2002, pp. 259-76.
- Bowden, John. *Behind the Preposition: Grammaticalisation of Locatives in Oceanic Languages*. Dep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2.
- Boroditsky, Lera. "Metaphoric structuring: Understanding time through spatial metaphors." *Cognition*, vol.75, no.1, 2000, pp.1-28.
- De Witte, Joseph Johannes. *De betekeniswereld van het lichaam*. Nijmegen, Centrale Drukkerij N.V., 1948.
- Dingemanse, Mark. *The Body in Yoruba: a Linguistic Study*. Diss. Leiden University, 2006.
- Evseeva, Natalia, and Iker Salaberri. "Grammaticalization of nouns meaning "head" into reflexive marker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Linguistic typology*, vol.22, no.3, 2018, pp. 385-435.
- Goldap, Christel. "Morphology and semantics of Yucatec space relators." *STUF-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vol.45.no.1-4, 1992, pp. 612-25.
- Gentner, Dedre, et al. "As time goes by: Evidence for two systems in processing space→ time metaphor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vol.17, no.5, 2002, pp. 537-65.
- Gebreyes, Abinet Sim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ody-Part Terms in Ethiosemitic". *The Body in Language*. Brill, 2014.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74297_004 Web.
- Heine, Bernd.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Oxford UP, 1997.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vol.27, no.3, 2003, pp. 529-72.
- Heine, Bernd, and Mechthild Reh.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Hamburg, Buske, 1984.
- Heine, Bernd, et al. *From Cognition to Grammar-Evidence from African Languag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1a.
- .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1b.
- Hagège, Claude. *Adpositions*. Oxford: Oxford UP, 2010.
- Kullavanijaya, Prane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ime markers in Thai." *Manusya: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6, no.4, 2003, pp. 87-106.
- Kouteva, Tania, et al.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9.
- Langacker, Ronald W.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Mouton de Gruyter, 1987.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1999.
- . *Metaphors We Live By*. U of Chicago P, 2008.
- Lillehaugen, Brook Danielle.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evelopment of body part prepositions in Valley Zapotec languages." *Proceedings from the sixth Workshop on American Indigenous Languages,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14, 2004. pp. 69-92.
- Lt. P. Sreekumar. "Grammaticalization of body part term *kāl 'leg, foot' into the locative case in South Dravidian I", *Osmania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36,2013, pp.261-76
- Lim, JiRyong. *Exploration of Semant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Korean Literature Inc, 2008.
- Lu, XinHui, and Park Kyung Eun.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on Polysemy of Body Part Term /hǎa/ ('head') in Thai." *Southeast Asia Journal*, vol.28, no.3, 2019, pp. 71-122.
- Lu, XinHui, and Khumsat Teavakorn. "The Application of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to Construct Non-body Part Meanings Using Body Parts Words: A Case Study of hǎa and mu: in Thai."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6, no.2, 2022, pp. 183-95.
- Lehmann, Christian. "Foundations of body-part grammar." *The Grammar of Body-Part Expressions: A View from the Americas*, edited by Roberto Zariquiey Pilar M. Valenzuela. Oxford UP, 2022.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852476.003.0002>. Accessed 24 Feb. 2024.

- Merleau-Ponty, Mauric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Gallimard, 1945.
- Park, Kyung Eun. "A metaphorical meaning extension of a body part term in Thai-polysemy of /mw:/h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vol.22, no.1, 2012, pp. 127-50.
- Perekhval'skaya, Elena. "Body parts and their metaphoric meanings in Mwan and other South Mande languages." *Human Studies*, vol. 8, no.1, 2011, pp. 1-8.
- Radden, Günter. "The metaphor TIME AS SPACE across languages." *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vol. 8, no.2, 2003, pp. 226-39.
-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 Svorou, Soteria. *The Grammar of Space*. John Benjamins, 1994.
- Tawichai, Suphachai. "Spatial concepts in Thai: A case study of /lǎŋ/ in the pantip.com websit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6, no.1, 2014, pp. 131-48.
- Yao, SiQi. "Conceptual metaphor 'Heart is an object' in Thai in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Chinese". *Thammasat Journal*, vol.40, no.2, 2021, pp. 24-52.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Xinhui Lu
Department of Thai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No.9, Li Xue Rd.
Lishui Dist.
211200 Nanjing City
China

njppi111948@163.com

Submitted Date: October 14, 2023

Accepted Date: April 22, 2024

